初潭集

初潭集卷之二十二

君臣二

○一明君

元鳳九月鄂邑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大將軍霍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蹕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臣旦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姦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

不肯下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亾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尚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亾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

後言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
服

○節節節見昭帝明聖異常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敝甚
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今者發蓐而席敝甚
賜汝席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醜

孫亮出西死方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黄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裹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裹燥必黃門所為黃門首服

○二忠臣

齊崔杼弒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已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而不聽我能去之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

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難難難難難可敬貞可敬也

趙襄子遊至於梁馬却不進青荓為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為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

本無路了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君曰命汝無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難難難難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往往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

爲司徒掾獨稱吴章弟子收葬章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吴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寜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隷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張湛進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甚愛之及祖約誅安嘆曰豈可

似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觀遯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己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趙王倫篡位其子爲中領軍逼用榮爲長史及倫誅榮亦被執凡受戮等輩十餘人或有救榮者問其故曰榮省中受炙臣也榮乃悟而歎曰一餐之惠恩今不忘古人豈虛言哉

蘇峻亂諸庾逃散庾冰時爲吳郡單身奔亡民吏皆

去唯郡卒獨以小船載冰出錢塘口蘧篨覆之時峻賞募覔冰屬所在搜檢甚急卒捨船市渚因飲酒醉還舞棹向船曰何處覔庾吳郡此中便是冰大惶怖然不敢動監司見船小裝狹謂卒狂醉都不復疑自送過浙江寄山陰魏家得免後事平冰欲報卒卒曰出自廝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其酒足餘年畢矣冰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內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非唯有智且亦達生

○此卒有大人相名亦不肯傳也

蘇峻至石頭百僚奔散唯侍中鍾雅獨在帝側或謂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古之道也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而各遜遁以求免吾懼董狐將執簡而往矣

可惜截頭巾

桓南郡既破殷荊州收殷將佐十許人咨議羅企生與焉中興書曰仲堪多疑少决企生深憂之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事必無成及仲堪走文武並無從者唯企生在焉路經家門遵生紿之曰作如此

千古二様

分別何可不執手企生回馬授手遵生便牽下馬曰家有老母將欲何行企生揮泣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企生遥呼曰今日死生是同願少見待仲堪見其無脫理策馬遂去俄而玄至人士悉詣玄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玄遣收之語曰相遇如此何以見負企生曰使君口血未乾而生此姦計自傷力弱不能翦定凶逆我死恨晚耳玄遂斬之既出市玄遣人問欲何言荅曰昔晉文王殺嵇康而嵇紹為晉忠臣從公乞一弟以養老

毋桓如言宥之桓先以一羔裘與企生母胡胡時在豫章企生問至即日焚裘

旣有此母定生此子

○桓玄篡位帝出宮徐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徐野民獨哀感涕泗交流謝宣明止之收淚言曰君爲宋朝佐命身是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自不同乃更歔欷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創墜馬衆散不知所在堅所騎驄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去得堅于草中

馬良易馬義難

○苻堅爲慕容冲所襲馳馬墮澗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韁堅攀韁得登岸西走盧江

人之不如馬者多矣

○唐昭宗播遷隨駕馬有弄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而前跳躍奮擊

人之不如猴者多矣

○三正臣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鮑子都舉上計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疾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遂卒不知姓字有馬一匹素書一卷銀

十餅予都賈一餅以資殯殮餘以櫬之并素書墨之騶馬相隨至京師到一關內侯家侯恠之曰君何以致此馬予都說此侯驚駭曰此吾兒也即迎喪歸視銀書如其言乃薦予都辟公府至司隸予都好乘驄予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

極是極是極難極難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携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携拯如初華嶠譜叙曰歆為下邽令值漢室亂乃與同志六七人避世自武關出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與俱皆哀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在危險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今無故受之不知其義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墮井皆欲棄之

欲乃曰巳與俱矣棄之不義卒共還出之而後別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彼平時愛買好急則不顧故凡買好者皆非其心也小人舉事不顧後大率難以任憑若此國家將安所用之乎

左雄薦周舉為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為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周舉不負所舉左雄亦是英雄

虞芝之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執案刺史畏勢召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此節義之臣也何可得

傳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

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也欲以亢厲為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為忠益而當見疾乎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慚回車

高貴鄉公薨內外諠譁司馬文王問侍中陳泰曰何以靜之泰云唯殺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可復下此否對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為之拜或謂林曰司馬

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為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夏侯玄既被桎梏時鍾毓為廷尉鍾會先不與玄相知因便狎之玄曰雖復刑餘之人未敢聞命考掠初無一言臨刑東市顔色不異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縱轂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王澄嘗經郡

入境問此郡士吏稱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

齊王冏爲大司馬輔政嵇紹爲侍中詣冏咨事冏設宰會召葛旟董艾等共論時宜旟等白冏嵇侍中善絲竹可令操之遂送樂器紹推卻不受曰公協輔王室令作事可法紹雖官卑職備常伯操絲比竹蓋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爲伶人之業今逼高命不敢苟辭當釋冠冕襲私服旟等不自得而退

陸太尉詣王丞相咨事過後輒翻異王公怪其如此後以問陸陸曰公長民短臨時不知所言既後覺其不可耳

蘇峻時孔羣在橫塘爲匡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衆坐戲語令術勸羣酒以釋橫塘之憾羣答曰德非孔子厄同匡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爲鳩至於識者猶憎其眼

王敦既下住船石頭欲有廢明帝意賓客盈坐敦知帝聰明欲以不孝廢之每言帝不孝之狀而皆云溫

太眞所說溫嘗為東宮率後為吾司馬甚悉之須臾溫來敦便奮其威容問溫曰皇太子作人何似溫曰小人無以測君子敦聲色並厲欲以威力使從己乃重問溫太子何以稱佳溫曰鈎深致遠蓋非淺識所測然以禮侍親可稱為孝

太眞眞可。

王藍田拜揚州主簿請諱教云亡祖先君名播海內遠近所知內諱不出於外餘無所諱

王修齡嘗在東山甚貧乏陶胡奴為烏程令送一船

米遺之郗不肯取直荅語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胡奴米

王含作廬江郡甚貪濁王敦欲護其兄故於衆坐稱其佳謂廬江人士咸稱之時何充爲敦主簿在坐正色曰充即廬江人所聞異於此敦默然

太極殿始成王子敬時爲謝公長史謝送版使王題王有不悅色語信曰可擲著門外謝後見王曰題之上殿何若昔魏朝韋誕諸人亦自爲也安欲以此風動其意王解其旨正色曰此奇事仲將魏朝大臣寧

可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長矣安以爲名言

劉眞長王仲祖共行日旰未食有相識小人貽其餐肴案甚盛眞長辭焉仲祖曰聊以充虛何苦辭眞長曰小人都不可與作緣

會稽王道子專政委任羣小陸祖言望闕嘆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

李續爲高陽內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續答曰鴿有六翮飛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羡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羡之羡之曰黄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羞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顗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傲天下國士乎拂衣而去

李宓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之曰謂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剌爲此乎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

向柳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減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韋思謙為御史大夫性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

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賣袁劉安得免寒士按南史齊蕭道成旣弑蒼梧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會議廼立安成王粲秉密謀誅道成事敗皆死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啖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曰隆昌之末阿戎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

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晩也何旦晏及禱

宋主下詔禪位於齊而不肯臨軒王敬則勒兵入迎

宋主乃出就東邸光祿大夫王琨攀車慟哭曰人以

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旣不能先驅螻蟻乃復頻見

此事嗚咽不自勝百官皆雨泣司空褚淵等奉璽綬

詣齊宮勸進

褚彥宣常非從兄彥回身事二姓及彥回子賁往問

訊彥宣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何

謂耶至齊王即位以褚淵為司徒賀者滿座炤獨嘆

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使彥回作中書郎死不啻爲一名士邪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答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天后嘗召徐有功責之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邪有功答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陛下大德

徐有功舉明經除蒲州司法參軍爲政寬仁不行杖罰吏人感其恩信遞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者衆斥

罰之由是終於代滿不戮一人劉餗隋唐嘉話曰徐大理見武后將殺人必據法廷爭常與后反復辭色愈厲后大怒令拽出斬之猶廻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至市臨刑得免除名爲庶人如是再三終不挫折其子預選有司皆曰徐公之子豈可拘以常調乎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寮寀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即愈也元忠惡其媚暴語于朝

千古無元忠

唐侍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又相對丁將有鄉諸之命唐遂遷居州北或問之對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行不見情必猜疑故謹避之

徐衡字師尹少舉進士授通直郎張邦昌僭位遂致仕時工部侍郎何昌言與弟昌辰避邦昌諱皆改名衡買婢名昌奴客至便呼名至前驅使之

獬廌見鬭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

名

馬仙碑曰小人如失主大後主飼之則復爲用矣

○四清臣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顧恊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曰顧郎難衣食者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

姻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李廙爲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蔽室[illegible]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麁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携至[illegible]不敢發言而去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

君臣三

○一能文之臣

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以桓君山多藏書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翫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于積猗頓之財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後會中山邸廼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

斷其節國策云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習鑿齒史才不常宣武甚器之未三十便用爲荊州治中謝牋云不過明公荊州老從事耳後至都見簡文還宣武問見相王何如答曰一生不曾見此人從此忤旨出爲衡陽性理遂錯於病中猶作漢晉春秋品評卓逸

桓宣武嘗請參佐入宿袁宏伏滔相次而至蒞名府

中復有袁參軍彦伯疑焉令傳教更質傳教曰參軍是袁伏之袁復何所疑

後王宴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王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執此者獨張譏耳即授譏後幸鍾山令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亦手授譏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

呼平城爲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卽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爾云可爲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爲吳子所屈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任昉卒武帝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自勝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

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勘此意如何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院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把蜀纈袍覆之而去

王及善才行庸猥為內史人號鳩集鳳池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列在第十三塲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二能言之臣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腐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毎變益上

○漢武帝乳母嘗犯罪帝欲申憲乳母求救東方朔朔曰此非唇舌所爭爾必望濟者將去時但當屢顧帝

愼勿言此或可萬一冀耳乳母旣至朔亦侍側因謂
曰汝癡耳帝豈復憶汝乳哺時恩邪帝雖才雄心忍
亦深有情戀乃悽然閔之卽敕免罪
東方朔初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
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
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
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
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
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漢明帝東巡有烏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皆畫烏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邊文禮見袁奉高失次序奉高曰昔堯聘許由面無作色先生何爲顛倒衣裳文禮答曰明府初臨堯德未彰是以賤民顛倒衣裳耳

禰衡被魏武謫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爲漁陽摻檛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爲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慙而赦之

劉公幹以失敬罹罪文帝問曰卿何以不謹於文憲楨答曰臣誠庸短亦由陛下網目不踈典略曰劉楨

字公幹東平人建安十六年楨隨侍太子酒酣使夫人甄氏出拜坐上客多伏而楨獨平視公聞乃收楨減死配輸作部使磨石後武帝至尚方觀作者問曰石何如楨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對曰石出荊山懸巖之巔外有五色之章內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瑩雕之不增文禀氣堅貞受之自然顧其理枉屈紆繞而不得申帝顧左右大笑即日赦之

曹公問裴潛曰卿昔與劉備共在荊州卿以備才如何潛曰使居中國能亂人不能為治若乘邊守險足

為一方之主

此語無人會得

郭淮黃初元年奉使賀文帝踐祚而稽留帝正色責之曰昔禹會諸侯於塗山防風氏後至便行大戮今普天同慶而卿最留遲何也淮曰臣聞五帝先教導民以德夏后政衰始用刑辟今臣遭唐虞之世是以知免防風氏之誅帝說之擢為雍州刺史遷征西將軍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

答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為獨無犬為蜀橫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為天有口為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司馬景王東征取上黨李喜以為從事中郎因問喜曰昔先公辟君不就今孤召君何以來喜對曰先公以禮見待故得以禮進退明公以法見繩喜畏法而至耳

○汰哉

鄧艾口吃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嵇中散誅向子期舉郡計入洛文王引進問曰聞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對曰巢許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向秀傳曰秀弱冠著儒道論棄而不錄或云是其族人所作困於不行乃告秀欲假其名秀笑曰可及康誅秀遂失圖乃詣司馬文王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置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江東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蓴羹但未下鹽豉耳

雋永

樂令女適成都王穎王兄長沙王執權於洛遂搆兵相圖長沙親近小人遠外君子凡在朝者人懷危懼樂令既允朝望加有婚親長沙嘗問樂令樂令神色自若徐答曰豈以五男易一女由是釋然無復疑慮

晉武帝始登祚探策得一王者世數繫此多少帝既不說羣臣失色莫能有言者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爲天下貞帝說羣臣嘆服

○此佞口亦甚好言語之選也、

晉武帝毎餉山濤恒少、謝太傅以問子弟、車騎答曰、當由欲者不多、而使與者忘少、

晉武帝問孫皓、南人好作爾汝歌、頗能不、皓正飲酒、因舉觴勸帝曰、昔與汝爲隣、今與汝爲臣、上汝一杯酒、令汝壽萬春、

有人譏周僕射、與親友言戲、穢雜無節、周曰、吾若萬里長江、何能不千里一曲、

滿奮畏風、在晉武帝坐、北窗作琉璃屏、實密似疏、奮

有難色帝咲之奮答曰臣猶吳牛見月而喘

○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氣佳景清佐吏殷浩王胡之之徒共登南樓理詠音調始遒聞函道中有屐聲甚厲定是庾公俄而率左右十許人步來諸賢欲起避之公徐云諸君少住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因便據胡牀與諸人詠謔竟坐甚得任樂後王逸少下與丞相言及此事丞相曰元規爾時風範不得不小穨右軍答曰唯丘壑獨存

○簡文初與謝公共詣桓宣武王珣先在內桓曰卿嘗

欲見相王可住帳裏二客既去桓謂王曰定何如王曰相王作輔自然湛若神君公亦萬夫之望不然僕射何得自沒

○晉孝武與虞嘯父飲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之嘯父對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勅號取語

正謂位耳

○晉孝武年十二時冬天晝日不著複衣但著單練衫五六重夜則累茵褥謝公諫曰聖體宜令有常陛下

晝過冷夜過熱恐非攝養之術帝曰晝動夜靜謝公出嘆曰上理不減先帝

○簡文崩孝武年十餘歲立至暝不臨左右啓依常應臨帝曰哀至則哭何常之有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桓公公曰卿何以更瘦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不恨於破甑

○郗太尉拜司空語同坐曰平生意不在多值世故紛

紘遂至台鼎朱傳翰音實愧於懷易中孚曰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王弼注曰翰高飛也飛者音飛而實不從也

王大將軍既反至石頭周伯仁往見之謂周曰卿何以相負對曰公戎車犯正下官忝率六軍而王師不振以此負公

桓大司馬詣劉尹臥不起桓彎彈彈劉枕丸迸碎牀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鬬戰求勝桓甚有恨容

顧司空未知名詣王丞相丞相小極對之疲睡顧思所以叩會之因謂同坐曰昔每聞元公道公協贊中宗保全江表體小不安令人喘息丞相因覺謂顧曰此子珪璋特達機警有鋒

不得不覺

何驃騎亡後徵褚公入既至石頭王長史劉尹同詣褚褚曰真長何以處我真長顧王曰此子能言褚因視王王曰國自有周公

簡文作撫軍時嘗與桓宣武俱入朝更相讓在前宣

武不得已而先之因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簡文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顧凱之為文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早白君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善久之

○劉真長為丹陽尹許玄度出都就劉宿牀帷新麗飲

食豐甘許曰若保全此處殊勝東山劉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不保此王逸少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

○○李卓吾曰許初刺劉最誚薄得好劉亦不受許刺直自認眞去又好王乃弁刺劉許落在劉許圈積中矣余因代劉答一轉語云我自有玄度新許不用巢由舊許也

○○袁宏爲謝安南司馬都下諸人送至瀨鄉將別旣自悽惘歎曰江山遼落居然有萬里之勢

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會賓僚出江津望之云若能目此城者有賞顧長康時為客在坐目曰遥望層城丹樓如霞桓即賞以二婢

張天錫為荊州刺史稱制西隅既為符堅所禽用為侍中後於壽陽俱敗至都為孝武所器每入言論無不竟日頗有嫉已者於坐問張北方何物最貴張曰桑椹甘香鴟鴞革響淳酪養性人無嫉心

顧長康拜桓宣武墓作詩云山崩溟海竭魚鳥將何依人問之曰卿憑重桓乃爾哭之狀其可見乎顧曰

鼻如廣莫長風。眼如懸河決溜。或曰聲如震雷破山。淚如傾河注海。

司馬太傅齋中夜坐。于時天月明淨。都無纖翳。太傅歎以爲佳。謝景重在坐。答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太傅因戲謝曰。卿居心不淨。乃復强欲滓穢太清邪。

宣武移鎮南州。制街衢平直。人謂王東亭曰。丞相初營建康。無所因承。而制置紆曲。方此爲劣。東亭曰。此丞相乃所以爲巧。江左地促。不如中國。若使阡陌條暢。則一覽而盡。故紆餘委曲。若不可測。

至言至訁

明帝問周伯仁眞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犗特王公咲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牸有盤辟之好

周僕射雍容好儀形詣王公初下車隱數人王公含咲看之既坐傲然嘯詠王公曰卿欲希嵇阮邪答曰何敢近舍明公遠希嵇阮

陶公疾篤都無獻替之言朝士以爲恨仁祖聞之曰時無豎刁故不貽陶公話言時賢以爲德音

牽强

庾穉恭爲荆州以毛扇上武帝武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栢梁雲構工匠先居其下管弦繁奏鍾夔先聽其音穉恭上扇以好不以新庾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瑯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極感

陸太尉詣王丞相王公食以酪陸還遂病明日與王牋云昨食酪小過通夜委頓民雖吳人幾爲傖鬼

康僧淵目深而鼻高王丞相每調之僧淵曰鼻者面之山目者面之淵山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淸

褚季野問孫盛卿國史何當成孫云久應竟在公無暇故至今日褚曰古人述而不作何必在蠶室中

桓大司馬乘雪欲獵先過王劉諸人許眞長見其裝束單急問老賊欲持此何作桓曰我若不爲此卿輩亦那得坐談

宣武北征還劉尹數十里迎之桓都不語直云垂長衣談淸言竟是誰功劉答曰晉德靈長功豈在爾

此答無味因代劉答一轉語云坐則談淸言行則建事功

謝公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徵始就桓公司馬于時人有餉桓公藥草者中有遠志公取以問謝此藥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稱謝未即答時郝隆在坐應聲答曰此甚易解處則爲遠志出則爲小草桓公目謝而咲曰郝參軍此過乃不惡李生因代謝答一轉語云參軍誤了出則爲遠志處則爲小草

郝隆爲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

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攬筆便作一句云娵隅躍清池桓問娵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娵隅桓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顧長康作殷荊州佐請假還東爾時例不給布颿顧苦求之乃得發至破冢遭風大敗作牋與殷云地名破冢眞破冢而出行人安穩布颿無恙

桓玄欲以謝太傅宅爲營謝混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玄慚而止

桓玄既篡位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省應在何處有人答曰無省當時殊忤旨問何以知無答曰潘岳秋興賦叙曰余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散騎之省玄咨嗟稱善

武帝嘗令羣臣賦詩王敬則曰臣若解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構遂遭天火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以為名對

周武與蕭巋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巋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乂未能輔築翻欲吠堯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王盡歡歸請起舞曰陛下既親撫五弦臣敢不俯同百獸乎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答書曰高晉陵自答人問所以曰劉蒨之自餉晉陵令耳何關爽事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會論事移時吏人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甚不和也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虎能嚇人、遽與肉、餓鱗不噬、誰能落毛、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闕南康缺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王敬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王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

魏愷積年沉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

歲由中吉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嶽悟忻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蕭恭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覩時人多不好懽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暢也

○蘇瓊謂東荆州刺史曹芝之芝戲曰卿欲官否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爲參軍

○齊高帝有故吏竺景秀嘗以過繫作部高帝語荀伯

玉卿比看景秀否答曰數往候之備加責誚景秀言若許其自新則吞刀刮腸飲灰洗胃帝善其言乃釋之

宋孝武嘗賜侍中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劒所在莊對曰昔與魯爽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何以不同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

兩遂忠孝並弘、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託問恂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爲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舉酒勸彪彪不受酒曰公庭無私禮琛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一坐悅服李彪乃受、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周盤龍爲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兠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

○徐陵至魏是日甚熱魏收嘲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答曰昔王肅至此爲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則彈大夫當白

誰也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肅宗賞歎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第一之說嘗爲入蕃會盟使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徒罷淮海入洛見揆言及第第一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憔悴看即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顯是第一矣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戩邢恕對曰張戩臣所

與邢恕從臣游

劉貢父嘗造王介甫有客獻策決梁山泊可得良田萬頃但須得利便之地以貯水介甫傾首沉思者久之貢父抗聲曰此甚不難介甫欣然以為有策遽問之曰別穿一梁山泊則足以貯此水矣

李待制誠之聞包希仁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李曰包公無能為令鄞令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必亂天下

知人

呂太乙爲戶部員外郎戶部與吏部鄰司吏部移牒戶部令墻宇悉樹棘以防令史交通太乙報牒曰眷彼吏部銓總之司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設籬種棘省中賞其俊拔

湖南馬希範唐同光中入貢莊宗問洞庭廣狹對曰洞庭至狹若車駕南巡止可飲馬莊宗拊背嘉之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兼金蒙古受之明善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不受者

全大國之體

妙妙

以上皆能言之臣夫唯明君在上故下皆忠清正直之臣而凡能文能言者無不布列於有位矣欲天下不治得乎

初潭集卷之二十三